夷堅志

夷堅丁志卷第六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携乃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唇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賜金帛遣歸州通判黃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大子其半得官黃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頓其弟曰是

歷弟曰是即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
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
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黄仕
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
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
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
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

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蘄王幕府王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敘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眞 黃

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著必取諸其家夸多鬬靡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貟琦從軍於彼每苦口諫之反遭訕辱後八年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漾沙坑

琦坐茶肆向來酒官者直入相揖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裘半爲泥所汚跣足行形容不可辨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孥累猥衆素不解生理囊槖爲之一空告命亦典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汙如是曰得錢糴米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弃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磨何所追悔琦

邀至所寓餉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京師人父為内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儆一齋好絜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綾為鞋襪微汙便弃去浣濯者不復着黃德琬以紹興巳卯赴調適與之鄰每勸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能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黃再入都因訪

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爲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寒欲贖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尚有田三百畝家貲數千緡盡爲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黄與數百錢捧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軒侍郎建陽人元名某未第前夢經兩高門各有金書額右寺觀然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黄履既覺即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

登科履員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盛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法不應杖吾既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誚不獲已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舁尸而出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夢時左右丞乃

寄禄官其後始以爲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僕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鰕殼長八寸

漸大併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即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趍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䝱訢曰累世恃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

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日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絜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一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

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棺安得便代
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
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
況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
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
日王一携錢酒及鵞鴨來祀家罷與衆聚飲於
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
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素兇很奪而擲于地
普怒毆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

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
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爲
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
琬買榑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去頗
鬻已久因校四十錢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爾
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
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爲榑普
方話昔年夢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
察院名達如

永寧莊牛

秦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桀横常騎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請不悛但時舉手加額訴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揔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弃諸江民竊攬取剥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齧緑袍人

崇安人彭盈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悪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緑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齧幞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宛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卧血中惛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眞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十丙六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歸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鋌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弃我我雖死必愬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

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昬宗室得將
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
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
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
辱之同坐黃德琰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
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貸茶與之同歲乃
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
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
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

願乞命歸鄉勿陵遅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咎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焞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蓑衣於黑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眞觀路口道

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遠[遥]九月果卒前一年達眞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寃對切忌四三秦懇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甌爲戲黃取其一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撲于地黃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醫者湯三益曰君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側之得青丸則不可服

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瓢得紅藥一顆服之即瘳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録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荅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

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　錢塘江下幸無　不
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
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目述前夢且曰度
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携歸泉
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賫沉香龍腦珠琲珍
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
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
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
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麤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

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槀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巳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樂食冷眠苕帚這回抛

弃於僤床闔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爲然輔不勝　具疏告天地旦旦登鍾樓以額扣鍾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癥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桑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以飼蠶尚欠其半若

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朊或不熟爲將柰何今
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
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
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
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
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
歸語家人曰已剌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
之無罪妻瞿然疑必其子趍視之果也即解裙
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

餘歸（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此卷亦黃德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六

夷堅丁志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内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聞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内有盜至盡揭蓋覆衣衾去而門窻如初須臾一僕舉所臥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

叚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壻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壻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汚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

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恠時正堺得疾之際堺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大夫任靡

王厚蘿蔔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菜楪内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幼弟寀字輔道宣和初爲兵部侍郎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

殺之報

天台王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朱魯公丞相勝非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堂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

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頷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膊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郵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

見　中大如車輪高三尺骨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生千秋萬歲節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自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秉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秉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脅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冏然如燭遣人視之無

物也謹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右八事皆見朱丞相秀水閒居錄

乾道八年子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聞人與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䰟伉豪

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
與學諭妻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
九月興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
盛諦視乃虞也謂興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
使升曰此馬項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
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數里火光浸微至
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
吏卒或坐或卧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
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

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興祖方擥轡蹶然而寤明日偏告常所來往者疑為不祥未幾因出謁過妻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即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為冥吏信否興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珓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為大渾王官屬耶興祖遽

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卓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户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為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吴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

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即補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瞿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輙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

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興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巴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郇王女及吴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

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省試同詣韓愷問命愷時方葺所居僅留一席地每客來立談即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愷呼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宰相即日身奮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方爲大學博士常語人曰韓愷言湯公信神驗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眞天冠地屨也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

建邸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洺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郴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舉人赴省試來往甚盛瓊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了頭巖既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庄徑趍卧室内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瞠

口哆不復能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愀然曰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政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銀四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知其事題詩辟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

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沬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

早從南董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門待之果遇麥䭾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毋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

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毋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詩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閤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 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

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闞浮舟沂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史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推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衹役於邑中來曰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顧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 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

奈何夜未半夫風忽起如山頽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捍兀不得寐蔬憂達曉望南岸既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内立垂雙足于外親往視之蓋新被刖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不什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

凡停留兩日乃命埋瘞之竟不測其異孫華說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弃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

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
陰雲忽興雷電皆至季杻械自解脫兀兀如癡
稍定則惟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冤諸吏
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慴良久呼問李所見
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
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
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此
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七

夷堅丁志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語謂坐肆賣術為游市為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携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即觸石壁循

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又攻而花與冰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過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方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

我一栝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增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遠颺陽訪舊館到已暮夜和户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户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誚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

乎且雙石洞門安知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
𣴑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
今在臨川陳鍔說閭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歐擊父欲
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
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
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
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

聞惡子已震死趍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内與血肉相連又探懷中所携巳失矣

南豐雷媪

南豐縣押録黃伸家因大雨墜雷媪于廷擾擾東西蒼黃失措髮茁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

時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內印巨人跡絕偉胥脛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蹷故衆共笑之云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眼訣而無所謂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寅造大艦成以大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如尋斲爲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

災于主翁寅欲改更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爲也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需船載上供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桅檣爲風所折倉卒無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旣過丹陽盜夜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以自隨乃携此力徑趍前間值一人熟睡手橫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盖部

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處其冊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鞫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他生宿寃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極典遂用疑獄奏讞得減死黥隸邵武軍

頰瘤巨虱

臨川人有瘤生頰間痒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眞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砭

瘤才破小虱通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瘢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砑鼓時則爲道士故自爲胡道士以煮螺師爲業必先揭其甲然後烹之及卧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爪流血披掌呼叫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并足甲皆盡乃死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揷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紫金事于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士人父喪廬墓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乙志作癸亥）七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絕無人居扳緣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免取腰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

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僞未即與請至再不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僅容指陽雖怪咤然默念豈幻我歟既而言吾豈真欲衫聊相試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椀水寘藥末一撮撥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即自吞之徐徐語曰子久此當窘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掬塊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顧陽曰意吾手中何

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
指痕曰可收此　晨昏之費蓋陽母尚存陽
方知爲異人尚疑　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
笑擲之地引脚蹴之遂成碩石起辭去留與飲
不可漫指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顧得
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禿筆
就地拂數四蘸椀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
跡殊不可辨既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
詩云陽君眞確士孝行洞穹壤皇上憐其艱七

夕遺回往逡巡樂頑石遺子爲饋享子既不我愛吾亦不汝强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　屋頹他詩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盧父墓終喪母繼亡亦

吳僧伽

吳僧伽贑川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贑縣虬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伽院事遂主院事故因目為吾僧伽佯狂市廛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于塗輒拱揖致敬貪

暴不仁者率抵以狗彘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羣輩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浹萬竹悉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巨忽夜半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檗上邑民曾德柔老無子與妻議飯吴以祈未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

于南洲而　外但曠野　過門必言曰錢將
平貴矣反洲没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
菜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　夫歸怒其妄費
吳至乞醯生唉之若欲輟而　食者再三婦田
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
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巖定應師
師曰雩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
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檥岸吳已至
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

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詣同寺諸剎門鋪坐其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無應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太中祥符已酉六月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何往痾僂急趍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勿火化而瘞其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

其故云明覺即僧伽也真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褎然爲舉首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

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傳崧卿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葉石林書此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即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

不能入婦人含水噀之稍大於前又𧴀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躐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即從其足纏繞至頂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瑞雲雀

邵武軍泰寧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普聞乾六年十一月一十八日巡堂殿焚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斂翼立爐上歷一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顯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圖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于甲志所載鼠壞經事亦

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寧之丹霞亦有雀化之異顯用持刻本來

夷堅丁志卷第八

夷堅丁志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　山　于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　　厚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盂以帛擁填見楊愕然不

敢公招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
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
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
刀自刲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
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
在江　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
女伴出游因感而書　謂叔　間顧再
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　人出不
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欲復往宅

日但之酒樓贍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七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　禁未立奉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謂請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韓駭曰　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闃無人居荒草如織逢墻外打線媪試告爲媪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閔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

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空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即隨之乃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䰟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殽作文祭酹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寃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

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强挽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况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前以鬻香爲業倣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笺檀亦大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妊娠一産二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

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即得疾死死之夕家人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内酒庫吏周欽倚仙橋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久皆散唯一婦人留引周裾與言視之蓋舊鄰賣藥駱生妻也自從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甚問良人安在顣額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子子既徙去猶屢箠辱我我不能堪與之决絶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妁言議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即邀入酒肆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

駱生適自樂筊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諱前事而爲之説立詣舊　訪鄰里皆言駱妻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信步行茫無所之值當道卧者絆而仆沾濕滿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躡尋見

周意狀蒼忙而汚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説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掠死於獄而真盜逸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則周既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鰍鱓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鰍鱓甕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甕失所蓄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屆繚繞糾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

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窖蟠　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鰍鱓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豔粧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

日

醫巫不能愈有禁衛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偕往豭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即共造產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冪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罰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絕

河東鄭屠

臨安　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既竟然後衆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　肉於案鉤上用力頗鋭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燖豬恍若有物捝捽入大釜中妻子急　之半身煮爛死矣

張顔承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宮人自脱冠巾引頭觸

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碩曰我張顏承節也往某坊內幸爲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

惡瘡藥絶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諸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檥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抛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

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艱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戶槖瘞于水濱泣拜君曰大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欲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

欲西樂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書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决至期可掃洒静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

滅其一復明士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瀝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曰龜池爲娼其母但處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

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銀鋪于臨安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絶凡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卧是夕永年亦遭震厄

錢塘潮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民俗太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

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朝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斂道

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曰庠庠士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五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

藩穽中柰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
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詵然亦不得已
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
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
行可乎即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
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
甲具荅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
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没僞
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

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摩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焉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爲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
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
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爲民殊不以
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
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僕被登舟
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
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奈
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
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爲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

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絶此卷忠翊

夷堅丁志卷第九